



正編

非物篇

二

口七12
1691
2



RC 12
1691
2



非物篇卷之二

大坂 五井純禎子祥甫 著

中井積善子慶

中井積德處叔 校正

八佾

○孔子謂季氏章

徵曰。八佾舞於庭。八佾舞連讀。世人佾下斷句。非也。於庭。古來無解。邢昺以為家廟之庭。殊為不通。竊疑成王賜伯禽。以天子禮樂。天子之廟。八佾舞於庭。伯禽迺造臺以舞之。所以尊天子之樂也。後

非物篇

卷之二

八佾

稗史堂

世有舞臺或昉于是耶

非曰祭統曰八佾以舞大夏八佾舞列而已舞則不同故佾自佾舞自舞雖不連讀可也且世人未嘗佾下斷句彼昧於譯語矣皇疏曰魯臣乃僭取八佾樂於其家廟庭而舞之邢昺本此彼以為昉於邢昺誤矣詩云公庭萬舞舞之於庭常事爾造臺尊之之說尤可笑也徂來又曰謝氏忍字本諸孟子孟子創言性善引不忍人之心以為仁之端遂又有不忍人之政然求諸古書以忍為美德而未有以不忍為貴者矣小不忍亂大謀是先王之法言是徂來之粗鹵耳

詩云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尤氏曰是人也蠱目而豺聲忍人也晉語驪姬曰有父忍之况國人乎其民吝貪而忍此類不遑枚舉是豈美德乎記曰吾實兄弟而不忍也晉語不忍人注云不忍施惡於人家語隱道宜行然不忍又子曰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是不忍之為貴也不特肇孟子矣小不忍則亂大謀與書有忍乃有濟同取義自殊混為一謬矣皇疏曰忍猶容耐也朱註一說本此彼又曰昭公小不忍以致乾侯之禍夫昭公之失在處之之不臧豈在不忍哉又曰季氏之僭非當一世從前魯君所忍是尚

可忍也。是孔子為季氏游說魯君，亦蘓秦居間之為耳。聖人豈為之哉？又曰：僭之大者，尚可忍也；則無不可忍之事矣。魯君能以此為心，季氏之僭可止，而魯可治。鳥定哀之間，已能忍之，其僭益甚，魯國益不治者，何也？且此章首書孔子謂季氏，曷嘗論魯君待季氏之意，妄哉？

○三家者章

徵曰：孔子不斥其非禮，但以詩言之。若訝之者，然所以開喻也。

非曰：不斥其非禮，若訝之者，可謂受三家賂矣。徂來

每以孔子為陳熟緩縵，畧無櫻拂之人，故有此說耳。彼又曰：相儻相也。訓助者，字義耳，非矣。儻，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在主，曰儻。在客曰侂。天子宗廟之祭，豈有擯乎？禮運曰：山川所以儻鬼神也。此儻是賓禮之義，與儻相全別。彼又駁程子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之說，引王世貞論曰：叔子之為此語也，語於秦之君臣也，非三代之君臣也。唐虞之世，其為帝者，茅茨不翦，土階三尺而已。都兪吁咈于其內，得一言則君臣交相拜而相咏嗟，非截然而不相及也。世貞此論，可謂囁語矣。如茅茨土階之說，皆不經見，蓋後世

北史卷之二
喜談儉息之言耳。禹貢所載貨財寶器品類，寔繁豈
茅茨土階之所稱哉。乃以此為實然邪。是非夷貊之
俗，則許行之道，不然。監門廝艱之屋而已。唐虞之宮，
豈如此哉。夫禮莫重於君臣，三千三百，多覈上下之
等。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伯夷之所與天
叙天秩，且万世不渝者是也。唐虞三代君臣之情，固
如父子，禮則秩然不可紊。是三綱所由建矣。其所謂
不截然者，有何證也。亦唯都俞吁咈，君臣相拜而已。
矣。都俞吁咈，論治道也。相拜敬昌言也。後世个主有
志於治者，猶能若此，未足以証其非截然也。若夫秦

君臣，則情離義乖。雖天子子弟，不免為匹夫。尚何有
封賜之可言。是不知唐虞君臣，又不知秦君臣也。世
貞又曰：堯得舜，命之陟位，受終類上帝，狩四嶽，不聞
其以疑堯議也。舜得禹，命之終陟，受命於神宗，不聞
其以疑舜議也。堯舜之於舜禹，臣之者也。成王之於
周公，師之者也。以尊則叔父也，以親則為其父弟者
也。存而負辰以行天子之事，沒而崇以天子之禮樂。
夫誰曰不可。是不然也。堯欲禪舜，以天位而使之攝
政，舜之於禹亦然。誰敢以疑堯舜議舜禹矣。吾未聞
武王欲禪周公，以天位而使之攝政也。武王崩，成王

幼冲非周公其孰輔弼之所謂踐祚乃擁成王踐祚也負辰亦擁成王負辰也七年還政成王則周公尚是人上臣也其叔父之尊父弟之親弗可施之天子尊無二上也此之謂辯上下定民志矣即人臣而用天子禮樂則亦何用夫禮雖然成王賴周公撫育因其力再造周室焉則謂成王此舉有可恕者猶可謂之禮不可且周公之冲挹謙退豈亦帖然地下哉程子之論當矣世貞務分疏周公非成王之臣其意蓋謂周公大聖人也成王宜禪之以天位區區禮樂不足以酬其大勲勞也是即唐虞禪讓之道爾是無佗欲

假周公以為永樂帝奪宗之地耳但來不之知乃以為唯論周公是為世貞所賣矣漢天子有家人之禮蓋高祖以起自布衣自非朝儀迺如沛中時也此風遂為一代故事世貞所言非截然不相及者亦此類爾世貞之論可以語漢君臣也非三代之君臣也但程子信禮記史記以設此論已許東陽楊升菴辯後世之僭非成王之賜鑿鑿有據焉程子信而非之世貞信而是之弗深考之過則一也然宋諸賢推理以斷古至明儒故意反之概乎信之強為之說如世俗所傳文文山柴市之異世貞信而不疑夫文山雖賢

乎人之死固不能起大風必也天為之天若悼文山之死則何不風於文山未死之前使元主有所感悟既沒起風揚沙復奚益於文山蓋柴市之異偶然耳不然好事者為之也世貞又言文山神主及題元封謚狂飈捲神主於雲霄中隱隱如怨之聲是真牧豎之談無足辯矣明儒大率淫浮屠世貞為殊甚故信妄誕耳其見如此而敢駁程子多見其不知量也

○林放問禮之本章

徵曰易蓋謂富貴之家助喪之人多而百官皆備衣衾棺槨之用不乏一切治辦也戚謂貧賤之家

無助喪之人衣衾棺槨不備事事艱難轉增哀戚之甚也

非曰徂來好譚禮亦唯斥制度文為而已如夫子此語乃不可其意故枝梧分疏千有餘言使人掩卷欠伸今不復殫辨之特至儉戚解尤無着落似謂富貴之家行喪禮不若貧賤之家行喪禮矣天下豈有此理又非朱注曰喪不可屢豈有所謂習熟者哉夫孔門諸子問喪禮於孔子者戴記具焉且夫子所謂喪豈止父母之喪喪親戚及助人喪得屢可也謂無習熟者妄矣

○子曰夷狄之有君章

徵曰是聖人之貴禮義也雖有君而無禮義是其
公會獸不遠焉

非曰皇疏曰此章重中國賤蠻夷也邢疏本此言中
國禮樂之盛而夷狄無也朱子所以不從者蓋孔子
傷諸夏禮義廢強上丘陵君也徂來又曰諸夏雖有君
乎猶亡之然然先王之澤不斬禮義尚存害哉說乎
豈有無君而禮義尚存之理邪可見徂來所謂禮是
儀已左傳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曰
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無失其民

也不其然乎孔子嘗欲居九夷欲乘桴浮海皇侃邢
昺之說皆并蛙之見知有其國不知有人國也聖人
豈若斯之褊也哉

○季氏旅泰山章

徵曰觀其引林放則孔子之譏必在奢而不在僭
則必季氏為魯侯旅者而其行禮徒務羨觀故爾
非曰本文唯見季氏旅泰山未見為魯侯矣文外生
義妄哉救謂救陷於僭竊之罪務羨觀者而得謂之
救乎徂來可謂黨季氏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章

徵曰朱注素粉地画之質也。絢采色画之飾也。是因孔子引繪事而謂詩本言画可謂泥矣。素以為絢兮。謂傳粉也。絢者謂爛然有光也。

非曰說文云素白繒也。諸字書不以白訓之。管子曰素者五色之質也。注無色謂之素。是紅女始織出者不施飾染也。詩曰充耳以素。戰國策曰齊紫敗素。孟子曰冠素皆謂不染之繒帛。非謂白采也。凡繪画鳥絺繡鳥皆先簡素繒供之也。朱子以繪画言之。不亦宜乎。朱注曰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可謂畫矣。但以粉地

解素似未穩已。鄭注以素分其間。皇侃曰用白色以分之。是皆以素為白采。非也。但來乃謂傳粉爛然有光。以素為鉛粉無稽之甚。聘禮曰皆玄纁繫長尺。絢組註采成文曰絢粉白。豈可謂之絢乎。但來又曰先素而謂之後素。後素迺以何措辭乎。是彼之昧古言也。後長者後玄武鈞是後也。一者身居長者之後。一者身居玄武之前。二義宜隨文消息矣。古言之簡往。往若斯。彼又曰繪與畫不同。畫泛言之。繪則畫布非也。說文繪畫文也。鄭玄亦注此章曰畫文。皇疏曰刺縫成文。則謂之繡。畫之成文。謂之為繪也。蓋會五

采謂之繪。故書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為會。是也。豈必畫布而後為繪邪？可謂謬矣。彼又曰：朱子以粉地為解，則以為畫圖，可謂不識字義已。朱注所謂粉地，乃畫圖之質，用注素。凡旗常衣裳之類，皆是。今以畫圖紙之，是以為圖畫山水人物者也。謬矣。考土記曰：畫績之事，後素。功謂先治其帛若布也。故曰：功。鄭玄又誤以為白采。周禮：染人春暴練，注練其素而暴之。玉人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鄭司農曰：素功無琢飾也。是豈謂白采哉？

○子曰：禘自既灌，章

徵曰：禘禮失傳，故其詳不可得而知矣。

非曰：夫祭祀皆有義，無義而祀，謂之淫祀。禘義禮書粗陳之，可以證已。其所謂失傳者，特禘祭之儀耳。夫措之宗廟，以時祭祀，其要在報本也。其儀雖失，而報本之義可得而知矣。彼將謂失儀則拱手不祀乎？彼於下章亦曰：後世自言，知其說者皆妄矣。然三畏章徵曰：明敬天之義，則先王之道如指掌，是所謂禘之說也。是自為妄言也。且以敬天為禘之說乎？孔子何以難言之？憑臆胡說，可憎之甚。彼又曰：何注已來，以魯郊禘非禮為說，不知何以知其為魯邪？以非禮而

不歆觀則灌以前何擇也。何注以逆祀為說。未嘗以郊禘非禮解之。灌以前神未降。故未觀。昭穆之亂序也。今日灌前何擇。可謂誣駁矣。下章禘。彼亦以為魯禘何特疑於此章。又曰。所謂禘者。禘嘗之禘耶。王者大祭之禘耶。何必以非禮解之。是徂來不識。夫子所言。禘何禘。而謂敬天為禘之說也。不知其所謂禘者。禘嘗之禘耶。大祭之禘耶。可笑之甚。

○祭如在章

徵曰。祭如在。古經之言也。祭神如神在。釋經之言也。下引孔子之言以證之。太氏後儒深泥論語為

孔子語錄。殊不知一時門人以其意錄之。其例不同者如此也。

非曰。丘光庭曰。祭如在。是孔子之前相傳有此言也。孔子解之曰。祭神如神在耳。非謂兩般神也。張自烈曰。下句正申明上句。是一串事。不必分兩段看。後儒之說。有如此者。徂來未之知。歟。抑掠以為已說與。

○子入太廟章

徵曰。妄事問。古必有此禮。故孔子曰。是禮也。朱註曰。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是禮無之。而孔子以口給禦人也。烏在其為孔子乎。

非曰。徂來云。仁人禮之所出也。此語本于家語。仁者制禮者也。孔子豈非仁人耶。何尤。朱注。彼以禮為一死套物。悲夫。在昔子游觀將軍文子之受吊。躡之曰。文子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子曰。射不主皮。章

徵曰。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云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

四曰和容。五曰興舞。云云。此馬融所本。力役與禮射相關者如此矣。

非曰。朱子不從古注者。蓋以其言不倫。且為字剩也。以力為筋力。孟子。其至汝力也。其中非汝力也。可以證焉。單言力為民力。難可從。據周禮。主皮。居五物之一。乃以是章主皮為五物之主皮。又以不主皮為古道。特不穩。且其六尺七尺。六十六十五。國野之別耳。皆征之。則未見不同科。皆未足以證此章。彼又曰。朱子混皮革為一大誤矣。豈然乎。詩之羔羊篇。皮革並舉。毛傳曰。革猶皮也。孔穎達曰。皮革對文言之異。散

文則皮革通用。周禮司裘曰：大裘飾皮車，謂革路也。太毛得稱皮明，是有毛得稱革，是皮革混用。自古而然，徂來失考，彼又駁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其於後世演武之射，尚且不知之。况於上古禮射乎？夫射有演習之功，其力較勝於曩時，但可以強而至矣。然孱弱之人，安敢望穿札達遠演習之功。亦自有所限。楊說未可非矣。

○子曰：事君盡禮章。

徵曰：能輕王侯，藐大人者，秦漢而後，是為君子。禮殊故也。段使後世，人君視於三代，人臣則其不以

為無禮者，幾希矣。

非曰：此說効顰王世貞也。荀子輕王侯，孟子藐大人，是謂不歆羨富貴之謂已。故荀子繼之曰：內省則外物輕，孟子繼之曰：勿視其巍巍然。孔子曰：畏大人，若夫陵蔑大人者，晉人之風為然。謂禮豈為吾輩設乎？終以事君有禮為俗流，審徂來所多方援引，蓋以之為君子也。豈不異乎？太氏明儒揚晉，以抑宋其宿習，爾徂來亦如此。假令三代盛時之君，視於周末，人臣則其不以為冠履倒置者，幾希矣。徂來又曰：戰國之時，先王之禮廢，而君益倨，臣益卑，及秦并天下，倨者

益倨卑者益卑是徂來之不知古也夫上柄下移古
 今通患孔子作春秋扶君抑臣救時之急務也然君
 益卑臣益倨陵遲至戰國乃田氏篡齊三卿分晉其
 餘廢弒相踵於諸國殆無虛歲豈可謂君倨臣卑乎
 於是乎法家之說興勢所必至秦并天下振頽靡之
 風俾君威復嚴於上者秦為之蒿矢也然矯枉過直
 深刻少恩乃不師古廢先王之禮二世而復蹈故轍
 使李斯趙高之倫竊弄威權徂來不之知欲以勸人
 臣傲睨其君勸人君隱忍其臣下僭竊豈聖人事君
 盡禮使臣以禮之意耶

哀公問社章

徵曰邢昺疏張包周本以為哀公問主於宰我杜
 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今按練主用栗見於傳
 記則作主為是又曰松栢栗之為社無徵也練主
 用栗有徵也故舍彼而從是
 非曰郊特牲注曰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
 人望見師敬之白虎通引尚書曰大社唯松東社唯
 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是豈可謂無徵乎
 即從宗廟神主之說則戰栗之語為不通民惡得睹
 宋廟神主乎書甘誓戮于社孔傳云天子親征載社

主。周禮小宗伯立軍社奉主車。左傳陳侯免擁社。又祝佗曰。君以軍行。被社祝奉。以從。蓋其詳雖不可考。而社之有主。可以見焉。但來乃曰。社豈有主哉。謬矣。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章

徵曰。使孔子見用於世。邪。唯有管仲之事。已。然其時距文武五百年。正天命當革之秋也。使孔子居管仲之位。則何止是哉。故孔子與其仁。而小其器。蓋惜之也。亦自道也。夫孔子小之。而終不言其所。以小之。可以見已。

非曰。孟子道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是以禹湯文武相

距大數言。非謂五百年天命必當革也。但來斷然以管仲時為革命之秋。何所據而然。管仲自伐其伯業。驕奢僭竊。種種競出。孔子告或人。以不知禮。不得儉。其小量可以見已。程說弗可易矣。荀子曰。管仲之為人。也。力功。不力義。力智。不力仁。野人也。孟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表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後人曰。蓋世功勞。當不得一矜字。管仲是已。但來直以為孔子之小者。不亦異乎。彼又駁朱注所載。楊雄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語曰。是書生常言。程朱諸家所祖述。是而為大。咀宋儒糟魄者。皆能勝管仲而上之。

哉。吁有名教已來。上下數千年。學者何限。以自治為書生常談。而不省者絕無之。雖明儒怪僻放肆者。亦未至如斯之大甚。可謂名教罪人矣。

○子謂韶章

徵曰。不及夏。濩而止。舉韶武。何意也。且揖遜獨為。盡善則夏。傳子者。謂何放伐。必為未盡善。則何遺。濩也。

非曰。孔子特舉韶與武。不舉夏殷之樂。乃以武為未盡善。豈在區區舞容聲音之間哉。亦夫子微言託樂以論之。其旨深矣。徂來烏得知之。彼又曰。至於武之

未盡善。則有司之失傳也。不然。周工之不及。后夔也。戴記所謂。有司失傳。是後世之失。不關武王作樂之時。以失傳。遽為不盡善。是所無也。乃彼亦自知其辭窮。因變其說曰。周工不及。后夔果如其說。則樂之善不善。一出於伶人樂工之巧拙。不關君德矣。豈不妄乎。

○子曰居上不寬章

徵曰。臨喪。吾臨佗人之喪也。

非曰。臨喪。諸家無解。蓋居父母親戚之喪。不言而可知也。臨者。蒞其事也。如撫棺哀臨。亦豈佗人哉。夫遭

佗人之喪在己固有親疎厚薄之不同乃哀戚之心亦非每吊必盡矣假令不哀於疎遠之吊而孔子遽絕之乎可謂苛刻矣佗人之說決不可從

里仁

○子曰里仁章

徵曰里訓居孟荀可証焉趙岐注孟子曰里居也

可謂善解孟子者已荀子曰仁有里義有門仁非

其里而居之非禮也

非曰爾雅曰里邑也注謂邑居書酒誥百姓里居居

于里中也詩衛風無踰我里箋曰里居也是訓詁家

用別里程之里且明非二十五家為里之里耳趙注

亦然荀子之語以里對門且下分里與居為二故里

自里居自居豈可援以証里仁之為居仁乎徂來又

曰古人皆土著擇居之事至少矣且二十五家為里

里有仁厚之俗不近人情矣當時列國庶公子及太

夫士散處諸國者亦象多豈得謂擇居至少乎管子

有百家為里里十為術之文豈必謂二十五家辟如

邑字或為王都或為侯國為大夫采地或十室亦為

邑如此之類不拘拘於居室多寡也里本不族解而

先儒訓居亦唯以曉拘泥如徂來之倫云耳不近人

情一旬。語意皆失當矣。

○子曰人之過也章

徵曰言觀群下之所過以知國君之仁也人衆人也黨鄉黨也朱注黨類也非古言矣

非曰國君仁則萬民過失于鄉黨之間是何義殆如捕風擊影人之好異一至于茲可笑之甚孔注云黨類不昉朱注書及論語有無黨不黨之詞荀子有比周朋黨之文豈特可以鄉黨解之乎徂來又曰仁人豈必俟其有過而知之乎朱子恐有滯於辭害於意者故曰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

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彼尚不能論異哉又駁尹氏曰果其言之是乎當曰見過彼自負知古言而不識見觀二字之分乎說文觀諦視也如見其過而內自訟是自見於己如此章因人過以知其仁故諦視而後得之也表記曰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與此章相得發明

○子曰朝聞道章

徵曰道先王之道也孔子所至訪求汲汲乎弗已夕死可矣孔子自言其求道之心若是其甚也後人不學詩不知言語之道本如是故疑其過甚

非曰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豈真不食不
 寢此之謂言語之道矣。徂來此章解何一似佛氏捨
 身成道也。吾聞文王望道而未之見也。未聞欲殺身
 而聞道矣。是孔子勸人學之辭。豈自道也。耶。程子曰
 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蓋人之夕
 死也。苟其朝幸有聳道焉。則是為一日不虛生也。亦
 可無遺憾矣。以孔子此語為過甚。吾未之前聳也。

○子曰士志於道章

徵曰士志於道言士必志於道也不連下句而耻
 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內則四十始仕。方物出

謀此士之職得與議政故士志於先王之道其心
 在安民細民以營生為事其心在温飽故耻惡衣
 惡食者無志者也

非曰是非漆必字也字削而字則不成語彼豈欲改
 竄聖語乎夫惡衣惡食細民之常何嘗耻之且彼以
 志道為士以耻惡衣食為細民以議為議政是細民
 不足與議政也。古來孰與細民議政者全無意義。又
 曰朱注議於道士安得議於道乎。皇疏曰不足與共
 謀議於道也。邢疏亦同。不特朱注議謀議也。故曰道
 不同不相為謀。表記曰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豈容異義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徵曰朱注莫不肖也未知何據無量壽經華嚴經皆有適莫之文云云適親也莫踈也乃古來相傳之說而邢昺本諸佛經疏釋多作於六朝隋唐之世故睹它古註援以解其書耳

非曰朱子莫訓不肯是緣適字見此義耳不肯謂不肖適猶如賢不若不之類如親踈解亦謂莫莫親也莫親是踈也釋例相同非謂莫本有踈訓矣先儒或以思孟等文解論語彼且弗取焉今反以後世浮屠

之書証之而臆料以為古來相傳之說妄矣哉

○子曰參乎章

徵曰宋世禪學甚盛其渠魁者稱尊王侯前橫行一世儒者心羨之而風習所漸其所見亦似之故曰性曰心皆彼法所尚云云要之不能出彼範圍中悲哉

非曰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僧惠洪見佛印從徒象下山歎曰使樹下跣足頭陀視之則謂之何彼之徒有識見者猶能言之况乎觀於聖人之道者視浮囿厚顏尊大抗禮王侯為之憫笑唯鄙儒有不

非勿論 卷之二 德

擇所仕，駑馬戀棧豆者，然後乃有所歆羨耳。如心性
 等之說，譬之一大國賢明之君，既沒，嗣子奕世不肖，
 弗克負荷，日就衰亂，隣國姦雄之君，覷虛乘釁，漸蚕
 食，傳其國都，收其兵賦，傳器粗，倣其舊章，矯飭以惑
 民，觀聽國中，宗族皆甘為臣虜，供其驅使。時有一裔
 孫善繼祖武，奮然唱義，逐姦雄，復疆土，乃脩舉舊章，
 以建中興之業。愚昧無識之徒，或謂之易先世之轍，
 以效隣國之為，未嘗知其為固有矣。夫兩漢訓詁之
 儒，不肖嗣子也。佛圖澄道林羅什達磨，隣國姦雄也。
 魏晉六朝諸儒，為臣虜之宗族也。宋儒中興裔孫也。

徂來乃謂心性浮屠，所尚凡道，統天理持敬等之說，
 皆禪伯緒餘，而聖人之道，所無豈得非愚昧無識之
 談，為效隣國之為者耶。

○子曰：君子喻於義，章

徵曰：君子者在_上之人也。雖在_下，而有在_上之德，
 亦謂之君子。小人者細民也。雖在_上，而有細民之
 心，亦謂之小人。又曰：喻人之道，於君子則以義於
 小人則以利。

非曰：如是解，雖在_下，而有在_上之德者，喻之以義，猶
 可說也。至於雖在_上，而有細民之心者，喻之以利，則

窮矣。喻在上之小人以利豈不是教。孫升本乎此語。彼引之。子罕章則主舊說。不復用新義。可見其無定見焉。

○子曰以約失之章

徵曰。此生於患難而死於安樂之意。古單言約者。困約與約束耳。孔安國朱子皆失之。

非曰。凡古人制字各有所由而生。謂之本訓。而後有假借通用。徂來概謂之字學家之說。不采可謂悞矣。說文曰。約。纏束也。是本訓。儉約。困約。約束。皆本。是果如彼之說。則曾子守約。是困約與抑約束與。此章上

下皆謹言行之意。以類相從。其義可睹矣。

公治長

○子謂公治長章

徵曰。左傳多以全首領。獲終於牖下。為願。中庸贊孔子引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皆古之泐言。蓋古之代。貴賤分定。故人皆以免於刑戮。全其首領。為至焉。

非曰。陋哉說也。當春秋時。諸國君臣篡弒相尋于上。誅戮相踵于下。故有斯言。天下有道之時。而君子豈免刑戮為願乎哉。明哲保身亦謂安富尊榮。以壽終。

耳豈不為人所腰斬支解之謂也哉以是為古之
言吾不信也彼又曰託女子於人以終其身其人能
免刑戮則父母之願足矣雖聖人亦爾是倍論也不
足以解此章先進云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
子妻之亦記者之辭記出別手故事同而辭異蓋南
容慎言行之人即是得祿之道而所以寡咎悔也故
孔子稱之曰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蓋許之
也記者乃併記其為孔子之姪婚已非必謂可妻者
為是故也但來又曰聖人之道豈絕無避嫌之事乎
傳曰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自陋儒傳柳下惠嫗女子之事而唯問其心不問其
禮以此為高者象矣夫決嫌疑與避嫌不同今引之
以為聖人亦有避嫌之事不亦誣乎柳下惠之事與
孟子援嫂同亦權己聖人之所取矣彼局小禮遺大
體恐不免豺狼悲夫家語載魯人不納女子曰吾將
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聳之曰善哉欲學
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可
謂智乎蓋柳下惠之嫗女魯人之不納並行而不相
悖者千載以為美談但來獨以為陋儒之談不亦異
乎彼以宋儒抑家語也每揚之今不愜己意則又斥

為陋儒之傳。可謂戰國傾危之習矣。

○子使漆彫開仕章

徵曰古注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豈有所謂仕進之道乎。

非曰彼遇道字不可以禮樂言者輒以為非所謂仕進之道即事君之道豈謂營求彼又曰後世變化氣質之說起而聖人官人各其材之義泯焉彼豈以變化氣質人材如一乎可謂謬矣人材累於氣質故不能達矣是以董安于佩弦西門豹佩韋古人汲汲乎求變氣質蓋如此而徂來獨不欲為真護病而忌醫

也。

○子曰道不行章

徵曰易云利涉大川謂涉艱難也海之難涉不復大川之比蓋孔子所言其事之至難迺非獨力所能濟而所可與共者又難其人唯子路好勇故假設云爾

非曰以此解讀本文始如白之懸而黑之暮也可謂

假論語以伸己意矣

○子謂子貢曰章

徵曰吾與女弗如也中間不句斷孔子自言已亦

不如也

非曰是從包說吾與女讀弗如也句故從包說則為中間句斷亦可朱注孔子許子貢之不如也中間不可句彼蓋為倭讀所誤可笑之甚而尚曰朱注與訓許女下句斷不知聖人之心也且昧乎文辭也妄矣哉夫子嘗警子貢方人今徒論其優劣而止則尤而效之耳果何益此之謂不知聖人之心矣蓋夫子意子貢或自比顏子故發此問以見其自視如何子貢能自知不敢當焉乃夫子之喜可知也豈容弗許哉朱注能知聖人之心者若此

○宰予晝寢章

徵曰古來以為晝寐非也寢謂夜卧也然寢非卧也諸侯有正寢燕寢士唯有寢今之內堂也夜則卧于此故謂夜卧為寢也宰予晝寢晝處于寢也晝處于寢蓋有不可言者故孔子深責之

非曰古者寢寐通用不必為夜卧故詩曰或寢或訛謂羊也家語曰寢苦枕艸左傳曰枕轡而寢莊子曰民濕寢則腰疾偏死列子曰寢虛若處林豈不然乎正寢燕寢別是一義非謂眠卧之處也周禮王之六寢注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穀梁傳曰路寢

北地集 卷之二
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爾雅曰。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徂來解寢為闈房。卧室可笑哉。彼又引尤氏趙宣子事。以證晝寐之不害。是癡人說夢也。宣子將朝尚早坐。以俟宮門之啓。假寐亦固其所。豈志氣昏惰。白晝熟眠之比哉。鉅魔所謂不忘恭敬。可以見矣。烏得援為晝寢之證。烏宰我學孔門。豈不聞學如不及尚恐失之之訓耶。其志荒矣。且觀於下文孔子之言。其必有言行不相副者。是以交責以警之。彼言孔子深責之意。則甚矣。其妄且猥也。

○子貢曰我不欲章

徵曰。孔安國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蓋言人以非義之事。加諸己。是己心所不欲也。吾則欲使其人無加非義之事於佗人也。自彼視己。己亦佗人。故安國變人為己。以明其義耳。

非曰。此解與安國之意迥別。安國謂無加諸人。是子貢之所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是子貢所不能也。是舉前句以為非爾所及矣。其說固謬矣。徂來不能解。孔注以為舉後句。故曰變人為己。亦謬矣。且使其人無加非義之事於佗人。雖孔子所不能為。其不通

甚矣。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徵曰。夫子之文章。謂禮樂也。如語類淵及散見戴記者。雖其所罕言。猶可得而聳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者。今雖弗傳。然如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一段。蓋其緒言。子貢僅一聞之。而深喜之。

非曰。徂來每言道禮樂也。聖人教之。學者學之。今乃曰。文章謂禮樂也。因以為所罕言。則其言相背馳。夫利與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與此章性與天道大意同矣。雖子貢穎悟。不得輒聞。一與聞乎此。則其所常

聞禮樂文章。皆為性天道之所寓。高遠卑近。初非二途。於是乎子貢有是言也。徂來每以高遠為佛老。而窮於此章。僅引中庸未發。可憫笑哉。

○臧文仲居蔡章

徵曰。居蔡。如居貨居室。廢居之居。謂買蔡也。朱注居猶藏也。不識居字也。又曰。古者著龜皆藏諸宗廟。故別無藏龜之室。莊子曰。楚有神龜。王中筭而藏之。廟堂之上。明其在宗廟也。

非曰。臯䟽云。居猶畜也。朱注因以為藏。呂不韋居貨。食貨志。廢居皆訓畜。又訓積。如國語假貨居賄。史記

居三代之傳器皆不可訓為買也。彰彰矣。諸字書無買訓。訓買。徂來杜撰。已其藏龜之証。亦不過莊子藏之廟堂之上之文矣。廟字古者人鬼通用。左傳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所處是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書音釋引之。以為不專以神居為廟也。後世尚有廟堂廟廊之文。蓋以是也。注疏家觀廟字。輒為神居。故徃徃不免牽強。但如宗大等字。而後不可施諸人耳。彼不知之。舉為神廟。可謂謬矣。縱令神居之廟。莊子既曰之上。則此設藏龜之室于宗廟之側也。上猶泗上冢上之上。徂來豈謂懸之梁上耶。可笑矣。周

禮龜人。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注。六龜各異室也。史記龜策傳曰。高廟中有龜室。安得曰無藏龜之室耶。管子曰。龜藏諸泰臺。注云。泰臺謂高臺也。是亦可。以証不必藏諸宗廟中也。徂來又曰。朱子不知禮。故其筮儀曰。為著室云云。著縱藏諸宗廟乎。朱子之家固不當有廟制。則別造著室。不亦宜乎。即史記所謂龜室之類也。乃罵為不知禮。何其狂妄之甚也。

○季文子三思章

徵曰。三思而後行。是或季文子自言。而魯人誦之者。孔子斷其妄言。季文子惡能三思。苟能再思。斯

可矣。

非曰皇疏載李彪說與此同曰時人稱季孫名過其
 實故孔子矯之言季孫行事多闕許其再思則可矣
 無緣乃至三思也是皆泥三再字不能曉孔子旨已
 文子蓋思而不學者愈思愈失故言其不若少思之
 愈也徂來又援學而不思則罔等諸書思字曰是古
 聖賢之貴思也以駁朱注是豈待言哉朱注不徒多
 思之為尚即所謂思而不學則殆者是已豈以思為
 非乎。

○子曰甯武子章

徵曰甚矣哉人之喜以賢知自見也以至殺其身
 以至棄其百乘之富而不顧也然徒殺其身而已
 矣徒棄其百乘之富而已矣卒無以濟其事成其
 功者。

非曰仁齋之說徃徃如此予故曰徂來學仁齋以晦
 其迹者也蓋其心津津於功利故多以成敗論事悲
 夫果其說之是乎夷齊棄國比干剗心俱不睹其濟
 事成功孔子何故與之仁也陳文子無益於齊而其
 清何以見取於孔子也且如徂來所稱自是小丈夫
 子子者之事安得以賢知目之徂來又曰孔子明言

不可及。雖聖人亦不能及也。聖人之德神龍變化不可測焉。孔子而不能為武子之愚。則何以為聖人。

○子在陳曰章

徵曰棄之遠游。自悔其不知而欲歸以裁之也。

非曰孔子遠游為行道當世。與教弟子其事孰重。孔子即悔欲行道當世。乃歸而教授鄉黨之間。則得無似彼所謂窮措大乎。

○子曰伯夷叔齊章

徵曰舊惡舊時之惡也。舊時之惡乃有時去事移。欲改而不可得者。是舊惡也。且如楚滅同姓田氏。

篡齊至於昭王宣王之時。既為舊惡。孔子應聘。孟子軻游事。是不念舊惡也。

非曰但來引齊楚篡奪。遙遙舊惡哉。齊楚舊惡。孔孟何與焉。是固無容論。彼又曰。曹父剪商。豈無奪人國。侵人地之事。是謬解詩語。以太公為劉石。拓跋之倫。誣矣哉。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章

徵曰意者孔子家乞醢曰。或者佯為不知。皆戲言也。若使非孔子家乞之。而他人乞之。是自瑣事。孔子何與聞其事乎。

非曰。孔子大夫家也。家乞醯。微生氏。微生氏乞於隣。以與之。是亦極瑣屑。孔子何及知之。要之。但就人所談而論之耳。凡事或不能不委曲。供其需者有之。或徑直可行者有之。故記曰。君子之行禮。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不可執一而論也。但若乞醯。何須委曲矣。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章

徵曰。足恭。孔安國曰。便辟貌。必有所受。邢昺解其義曰。便習盤辟。其足以為恭也。未知是否。又曰。一說。足。將樹切。成也。朱注。因其音而換其義。曰。過也。

二說皆無據。字書將樹切。又引管子。足。本。法言。足言足容。殊為不類。將樹切。它無所用。亦為偽音。枉當從孔說。讀如字。而不必深求其義可也。

非曰。書曰。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孔安國蓋據此為解。已其不通如此。而彼猶言必有所受。不必深求甚矣。其阿所好也。表記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此章有言。字色。字足。字。故邢疏捏合。以為說耳。其非是也。明矣。人之為恭。以脚。不知何謂。皇疏。繆協云。恭者從物也。凡人近情。莫不欲人之從已。足恭者。以足恭於人意。而不合於禮度。斯皆適人而

曲媚於物也。朱注豈無據乎。管子曰時苗足。本房注云足猶擁也。春生之苗當以土擁其本。揚子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是將豫切。子遇切。與將樹切相近。義亦不遠。彼以為不類。何與。即讀如字。皆不成義。彼又曰。孔安國云。左丘明魯太史也。則是作左傳者。豈有異人。非矣。孔子此語。推尊之次。老彭。縱非古人。亦必先。輦。左傳記孔子沒後之事。至韓魏喪。知伯。縱與孔子同時。亦其年甚少。可知焉。決是異人。

○顏淵季路侍章

徵曰。衣如字。朱注太聲。不識古文。辭者矣。馬而曰。

敝亦有疲敝之義。

非曰。子華使於齊。乘肥馬。衣輕裘。衣豈得如字。讀此可以例焉。彼謂朱子意。馬無敝義。故特以敝屬輕裘耳。然古文自有此類。如弓矢。斯張潤之以風雨。大夫不得造車馬。煖之以日月。豈可謂矢亦有張之義。風亦有潤之義。馬亦有造之義。月亦有煖之義。耶。其不識古文。辭如此。而尚毀朱子。妄人哉。又曰。朱註。施亦張大之意。不知何據。王蒞曰。施張也。朱注不為無據。且曰之意。不是本訓。漫奚尤焉。

○子曰十室之邑章

徵曰。必有忠信如丘者。句絕焉。屬下句。此衛瓘讀。又曰。雖極小之邑。必有忠信如我者。則豈無好學者哉。特未使其學焉耳。苟使學之。必能好之也。非曰。皇疏曰。孔子言十室為邑。其中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也。但無如丘之好學耳。朱注本此。又一家云。十室中若有忠信如丘。則其餘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言今不好學。由不忠信耳。故衛瓘曰。所以忠信不如丘者。由不能好學如丘耳。如能好學。則其忠信可使如丘也。是取義迂回。不如前說之明白矣。但來乃言小邑。必有忠信。則豈無好學者。苟使學。必好之。夫學為

者象而好焉者。實孔門尚然。如其說。則十室之邑。皆有顏子可乎。又曰。如舊說。為屬上句。則孔子以好學自負。而懸斷其必不好學。可謂謬矣。夫孔子雖謙遜自居。而恒言我學而不厭。是好學一途。不復過遜。且夫子但言不如丘。而不用必字。曷嘗懸斷其必不好學。可謂強矣。

非物篇卷之二

非物篇

卷之二

三十一

樂惠堂

